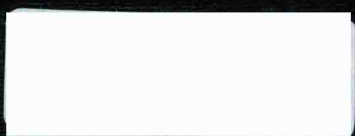


いちげつも
のがたり
一月物語

Hirano Kenichiro



いちげつものがたり
一月物語



〔日〕平野启一郎 —— 著

周砚舒 ——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Ichigetsu Monogatari by Keiichiro Hirano

Copyright © 2011 Keiichiro Hira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eiichiro Hirano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6-1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月物语 / (日) 平野启一郎著; 周砚舒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339-4899-3

I. ①—… II. ①平… ②周… III. ①中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2557 号

一月物语

作 者: [日] 平野启一郎

译 者: 周砚舒

责任编辑: 柳明晔 邵 劼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数: 50 千字

印张: 6 插页: 4

书号: ISBN 978-7-5339-4899-3

定价: 36.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明治三十年^①初夏的一个黄昏。

奈良县十津川村往仙岳的山间，青年孤身一人，久久伫立。他上身穿着飞白花纹外褂，下面是小仓棉布裤裙，虽然高齿木屐换成了草鞋，但剪得很短的清爽发型、稍显憔悴的面容，都是在东京三田附近逡巡似的，极为普通的书生打扮。无论如何，这和周边的景色实在不相配。

青年的容貌颇为俊美。但是，如同用锐利的针在赭色铜版上刻下了数条线般，他那深陷的眼

①公元 1897 年。

窝里满是阴影。眼睛眨得很快，眼睑总是会连着眨巴两三次。这是舶来的所谓黑胆汁质抑郁型的表情，恐怕开化之前的人们从未见过吧。在这样的环境中，这表情也分外显眼，很是怪异。

郁郁苍苍的柞木林盖住了整个山坡，饱吸了薄暮时分的绯红，就像浸满了蜂蜜的蜂巢般膨胀起来。晚霞褪去，从树叶缝隙透下来的阳光也渐次消失。

回首顾盼时青年才意识到这些，他止住脚步，呆立在那里。

“我这究竟是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杜鹃鸟的叫声四起，直上苍穹……

青年名为井原真拆。按虚岁算今年二十五岁。

为了去熊野本宫参拜，他从桥本出发，沿小边路这条古道已行走了两日。从伯母子岭到五百瀬，这一段路程向以险峻著称，他循例在途中的上西客栈住了一晚。真拆在那里换下因旅途奔波已严重破损的草鞋，买了两双新的。天亮了，今天因故出发得稍晚一些，没想到旅程却很顺利，虽步行迟迟，竟也翻过了五百瀬，来到了三浦，在黄昏时分眼看就要爬到那山顶了。

从十几岁时起，真拆就屡屡为世人称为神经衰弱的疾病所困扰，经常去旅行以排遣郁闷的心情。这原本是听从父母的建议而开始的。先是父亲提议出去走走，而后母亲也表示赞同。真拆通过第一次旅行体验到了其功效，之后就一直主动服用这味灵丹妙药了。

大多数时候没有固定的目的地。随着自己的

心情乘上火车，感到厌倦了就下车在当地流连一番。或者眺望着街道，或者去寻访名胜古迹。有时候也去人迹罕至的名胜处巡游。就这样信步而行，有时候也会很意外地走出很远一段距离。但这并未让他感到不快。对于真拆而言，肉体直接从外界经受疲劳，反而会让他感到愉悦。那和一次触碰到金属片般的内部共鸣器后间接得来的疲劳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宛如旅途中的尘垢，是在客栈洗一个澡即可随水流冲走般的舒爽的疲劳，是能和晚餐一起消化掉的疲劳，是在出发的早晨可无意间弃置于床铺之上的疲劳。——是诸如此类的疲劳。

数日之前，真拆突然又怀念起了这疲劳。于是他在大学里向几个朋友借了钱，回到寄宿的叔父家打了招呼，又借了些钱，几乎什么都没准备，只穿着身上的衣服就奔向了新桥的车站。

真拆现在之所以会在这样的深山里徘徊，是因为几段机缘。若追根溯源，那些机缘均发端

于此。

不管不顾一个劲儿地跑到车站之后，真拆在入口处站住，思索了片刻。

“想也没想就已经来到了这里。——那后面应该去哪里呢？……是毫不犹豫果断向西，还是到上野去然后向东走呢？”

上一次旅行，真拆寻访芭蕉的足迹远赴松岛。那这次该朝相反的西方出行了吧。不过，当松岛的美景在心中重现时，真拆觉得再去一次相同的地方也是不错的。

“去上野吗……”

自言自语着正要出发时，无意间四五个穿着西式服装的人从他面前走过，有男有女。

“……啊，即使樱花已经落了，吉野也是风光旖旎之地呀。”

这样说着莞尔笑着的，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女子，斜撑着阳伞、窥视着旁边母亲模样的人的脸。法兰西发髻上斜插着玫瑰发簪，上面又戴了

帽子。头发颜色很深。脖颈白皙，如莲茎一般亭亭细长。淡红色的阳伞撑开，又好像莲花的花瓣。圆圆的帽檐翻上去，宛若一圈鲜丽的雄蕊。怎么看都是一位华族千金，把一身华丽的白色礼服穿得自然得体，显得高雅娴静。她在拥挤的人群中遽然停下脚步，那姿态让真拆想起了莫奈画里的女子，以前他曾在叔父的书斋里看到过。

和那幅复制的名画中的女子相比，这位毫不逊色，洋装非常合身，并不令人讨厌。高跟鞋搭配得也很好。这样一身装扮，很有些古典气质。头上的饰品也是如此，微妙地融合了日本和西方的意韵，散发出神奇的魅力。

那位女子忽然回过头来望着真拆，若有所思地略歪着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彬彬有礼地微微张开，皓齿隐约可见。她是想要说什么吧。真拆不禁盯住女子的眼睛。但是，什么话都没能说出口。不过，那专注的脸庞紧绷着，仿佛已经诉说了什么似的。

真拆满心疑惑。犹豫之间，他以相同的眼神无言地向对方传达了什么。那是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的、连本人都不清楚究竟为何的一些话。——不过，女子对此报以满意般的浅笑，依旧一言未发就默默回过头去。她重新迈开步伐，这次如同换了个人似的愉快地招呼着走在前面的男伴儿，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检票口，不知何时消失在了站台的另一边。

真拆呆呆地目送那背影远去。

“说到吉野啊……”

他独自嘟囔着走到了售票处，在那里买了向西去的东海道线的车票。

这是第一个缘由。

真拆在站台上又看到了那位女子，在这最后一瞥之后再也不曾遇见她。本来他们就是乘坐上等车厢的身份，而真拆就只能在拥挤不堪的下等车厢中，听大家聊着战后的繁荣马上就要不保啦、米价又要上涨啦这类话题，甚至无法入座，

只能一路站着。因此追随女子左右就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不过，纵使能够实现，女子也不会希望他那样做吧。双方的言语交流，并不能用那种明目张胆的方式去做，而必须更为隐秘地、更为偶然地去达成。为此，虽然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地，但真拆还是怀有一种模糊的期待，觉得去到吉野之后或许能在某个地方和女子再次邂逅，对这个想法他甚至有些信以为真。

在京都住了一宿之后，第二天从七条的停车场出发，坐上了刚刚开通不久的奈良铁路线，穿过木津到达奈良，在那里又换乘到了大阪铁路线上，经过王寺到了高田。

在这里又住了一宿。

近在眼前的吉野，让真拆浮想联翩，怀念不已。

实际上真拆还从未到过那里。但是，从少年时候起他就非常爱读《太平记》《楠公三代记》等书，想象中已经数次踏足于此。在现在即将到达

的现实中的吉野，古代南朝的景致则早已如露水般消失殆尽。然而，一个缓步探寻往日梦幻旧迹的美女的情影倏然闪过……

怀着这样的思绪，翌日清晨，真拆乘上了南和铁路的列车。一会儿之后，他注意到了一位斜向坐着的老汉。老汉身着碎白点和服便装，腰间缠着紫色的绉绸角带，扎着绑腿，卷起的裤管处露出了骨瘦如柴的腿。胳膊枯瘦细长如牙签一般。体格却出人意外地健壮。

若要说他身体强壮，但那岁数也太大了。他的脸就像是糖分尽失的干柿子，没什么肉，面色稍黑，稀疏的白色胡须邈里邈遑。头顶剃成了半月形，尚未全秃，头发残存在耳朵以上部位，所剩无几。

二人素昧平生。不过，之所以会意外地觉得脸熟，是因为自昨日在京都起，他们就一直乘坐同一辆列车。今天也是，在同一列火车的同一个车厢里不期而遇。真拆不由自主地朝他的脸望

去。于是，老汉站起身来和真拆搭话。

这是第二个缘由。

“你终于注意到我了啊。”

老汉顺理成章地在真拆身旁坐下，很是热情地打开了话匣子。

真拆对这种旅途中的偶遇并不期待。如果可以，他希望孤身一人继续旅程。假如要有偶遇，那也必须得是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在他心仪的地方发生才行。若非如此，那本应从旅途中取得的疗效就会减半。

真拆一时之间面露不悦。不过，他未显示出半分让老汉有所顾虑的样子来。老汉不断变换着话题，时不时因自己讲的笑话哈哈大笑。再加上他的衣着打扮，总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真拆的亲戚里面有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曾到疯人院里去探望过几次。因此真拆非常清楚，精神存在异常的人经常会发出无意义的干笑。老汉的笑法大致就属于那一类。

别无他法，到达葛这个地方之前只能忍了。真拆这样想着，随便回应着这个男人的话。真拆问过之后，老汉说他要一直坐到终点二见站，从那里步行去高野街道，经小边路前去参拜熊野的本宫。

“正好，搭上旅伴你也安心了吧。不管怎么说，小边路是很僻静的古道呢。”

老汉补充说道。听口音像是河内一带的方言。

真拆顿感错愕。

“这个些许令人不快的老头儿，难道要和我一路同行到熊野去吗？——真的假的！”

想到这里，真拆才首次认真地开口回绝道：

“很是抱歉，我并没有去熊野的打算。我要在葛站下车。”

——这对老汉来说貌似是个不错的消息。他再次独自高声笑着说：

“不要去吉野啦。不如你和我一起去熊野参

拜吧！”

真拆忍不住露出焦躁之情。

“您要去熊野的话，那是您的自由。去就是了。但是，我说要去吉野，那也是我的自由。没有理由和您说这说那的。”

听到这话，老汉这次又发出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笑声：

“虽然你说不去，不过葛站刚刚已经过去了。下一站就是二见了。”

真拆赶忙向外看去。从景色来看根本无法分辨。他叫住正好从面前经过的列车长，询问下一站是哪里。

“对，后面是二见，是终点站。”

真拆惊讶地回头看着老汉。老汉还是满脸堆着浅笑，紧紧地盯着真拆的脸。那模样总觉得像是一个怪物，一副对人而言毫无可取之处的神气。列车时不时剧烈摇晃着，依旧不停地向前奔驰。车窗处隐约传来风吹进来的声音……

越是回忆，真拆就越是觉得混乱。无论如何返回去想，都找不到列车曾在葛站停靠的记忆。没在那里停吗？不，应该没有那种可能。那么就是没有注意到？不过，不光是葛站，真拆记不起来列车曾在外面的哪一个车站停过。就好像是从高田一路飞奔直接来到了这里。的确，看表的话，确实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既然如此，那么……

这时，一只误入车厢的碧凤蝶，从两人眼前优雅地飘舞而过。在一双略微带绿的金粉底色翅膀上，左右各有一个奇异的绯红色斑纹。头部一对触角，机灵地直竖着。

老汉看到蝴蝶，半是自言自语般地朝着它说道：

“哎哟，连你都来这种地方接我啦？”

他唰地伸出双手，把蝴蝶扣到了手掌中。

“……咋啦，马上就在那里啦。”

终于抵达二见时，老汉把蝴蝶放到空中，说

了一句：

“别迷路啦。”

——真拆从头到尾目睹了这一幕，越发觉得这个男人很是讨厌。

错过了葛站没能下车，这让真拆颇为不快。原因之一，被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儿分了神以致坐过了站，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不爽。再有，去不了吉野，也就失去了和撑阳伞的女子再次邂逅的机会，非常遗憾。蝴蝶被放飞时，真拆感到，就像那翅膀上散落下来的鲜亮的鳞粉一般，对那女子的幻想仿佛也被放飞天际，消失不见。那个时候两人之间达成的不可思议的约定，仿佛已经完全变成了虚空，无法抓住。而且总觉得，自己被吉野、被那女子拒之门外了。这样想着，真拆自暴自弃起来，不可思议地决定要随这老汉一起到熊野去，觉得和脑袋有问题的老爷子一起去阴森森的熊野参拜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和蝴蝶一起消失的不仅仅是对那